感義錄

共三

倡善感義錄中

慈悲觀世音

意氣都御史

自此趙女著南夫人以青衣使喚於沈氏爾又攘奪青玉佩而鎖鳳歸亭有時隋啄毒鞭困辱萬端而南夫人任命恭此尹夫人與南夫人遇於僻處失聲憤泣南夫人慨然止之曰姐々以河海之量何不忍於小事夫吾等之入於斯門不

過報稱者之所謂寬業而已任命而處命盡而歸何廷以區、之牒辱介於心乎且吾兄弟自奉君子以來君子之遭窮途逆境者一日而凡幾度矣然而君子未嘗有慍天尤人之色吾等雖褊性女子獨能無欽歎思慕之心乎尹夫人執手蓋泣曰以賢妹之慷慨能忍人之所不忍而言又如此嘉哉也然吾父母養吾兄弟也愛育成何情

座為岳食或減前則驚惧而問之寢或晏起則顛倒而臨之及其將送也韋裙攬帶躑躅而不忍別至今父母之心亦必仰天攢祝曰吾女等庶幾無疾病歟吾等不肖不能報父母如此之恩而落於虎口懍懍然莫保朝夕賢妹受盡滋酷慘不可見寧不悲憤乎於是南夫人亦流涕趙女已於壁間竊聞之入讒於沈氏沈氏大怒以為怨詛

囚尹夫人於園北小閣管南夫人
而囚中廊外之竹閣下又晝遜尹
南侍婢等於外外季鬭攣執南夫人
之囊痛哭而不能去趙女叱之曰
賤婢欲死耶驚仰頭冷笑曰死何
足畏耶者惟賤人不數東墻搭飛
之行也趙女面色如土亂毆驚而
出之沈氏又鎖斷竹友堂內外門
使翰林不敢見天日㚐〻絶其飮
食而厄困之一日趙女使蘭香持

一甕糜粥送于南夫人而傅沈氏之言曰不可復入汝亦自知其早自引處也南夫人見其粥色青黃歎曰與其苟且而生不若死而無知也遂舉而盡之蘭香入而告南夫人之死於趙女〻〻大喜即與蘭香至屍所急卷以簀密招心腹壯奴莫忠而賞百金曰汝負此簀投之江而十分慎口也莫忠負其簀從園北山門而行夜已三更矣行未數百步忽然精神迷

亂回〻入山谷中俄而五官俱塞咫
尺不分先是清遠夢觀音以丹藥
三丸授之曰某月某日南夫人彩
鳳當死於非命汝於其日夜往詩
紹興寶林山南麓下以救之明日
清遠即以錫杖短袈涎西蜀而来
至寶林山明珠庵即花府北園之
外也時尹南侍女等遥庵中各思
其夫人相與流涕清遠知而不問
一日夜半清遠謂季鸎曰君家夫

人困厄極矣吾當救之君等從我而來即
向洞口而去季鷺等大疑試隨之南麓返
松下清遠止而不前曰此地是也忽有一
介長溪背負一大篋纍然而至卸擔於路
傍倚石而坐清遠擁而椿其篋使季鷺等
夾舉之鷺等心驚股戰不能舉清遠咄咄
曰過時則不可救速舉之季鷺聞其語始
知為南夫人也驚呼仆地清遠急止之向
舉其篋而歸庵中南首而展之發篋而視
之夫人顏色未變而胎頭微有暖氣清遠

大喜即自囊中出其三藥先調一九於溫水而灌口煖氣遍身大脉微動時季鶯等面無正色皆視觀音暴淚如雨清遠又調一九而灌之夫人開目舒嘯翻身回卧嘔出毒汁青血滿地又調一九而進之夫人自飲之神清魂朗四肢軒輕起坐而謂清遠曰師姑何人救此幾絶之命乎清遠笑曰夫人能記貧道之顔面乎夫人熟視之曰毋乃七年前乞觀音畵像之師姑耶清遠曰夫人記之矣伊時見夫人之眉目

過清顏色太美言語聲情行止神妙皆非人世間烟火食之相而又有一縷青色横亘天庭已知其年之無益故不告也以貧道之當日所見夫人之至今在世可謂異事也然夫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粹而為女中之聖將上法皇英之德而大闡閨閫之化故有神護衛而妖孽莫能害也夫人歎息言洞庭之禍曰吾其禎忍不能從父母死故天必痛我之不孝而降今日之禍也薄命之人雖死可以忘憂而師姑淚盡

悲慈使幸死之人復苦生於此去非恩伊怨也清遠笑曰夫人斯非達命之言也自古聖人無有不窮扼而通其道者也吾去尊雷山之苦死夫子陳蔡之厄是已以夫人清明絶特之姿平居逸樂而無危亂奇異之聞則後去無以知夫人之有無也故皇天欲激成夫人之德而著之於天下也是以古之人知禍福有時榮辱無常能更風霜而膽益壯獨不見夫在上之枯桐乎氷雪交陰霜風吹之踈枝動蘇昂壯耐苦

斷之爲琴瑟則金石奪其音夫所謂動心
忍性者非獨男子而夫人亦然也因告觀
音夢而詔之又曰眞道觀夫人猶有數年
之災厄且有佛家之緣令若與眞道同皈
蜀中依止大師而消還三四年則災禍永
去福祿自至矣夫人喟然太息曰吾以眞
中殘命一歸山東見父母顔面而死足矣
豈忍飄零劍外使垂白兩親飲恨思想乎
清遠千萬是喩而夫人終不聽是夜觀音
又見於夫人夢授以一偈曰

華山深碧貴人莊　五月昇仙橋上望
兩死相逢彩雀忙　拂天旋鉞蜀中光

明日夫人遂與季瞿男脈從清遠入蜀廷轄等皆泣從之夫人歎曰吾行欲喫苦露山不可多乎侍婢而豪華之也姐姐匹之必縮危禍汝等須留此以待曰注花府探其消息也其日莫遲睡起視之山日昇昇澗水冷冷彷徨四顧茫然而歎曰吾夢耶真耶何為到此而所自來者安在笑曰此果非夢也鬼物欲戲我也然彼既以惡事

使人矣吾豈可以正道報之乎噫噫此歸
告趙女曰奴負其簣驀險陟㵎於星斗蒼
茫之中循莎蘿之趾出立流沙石上其下
有萬丈澄泓碧色如玻瓈遂解其簣抛之
以大石紐之以長繩伊邪提之其聲瀏瀏
至底而止矣趙女大悅親酌美酒以饋之
蘭香又拊手揶揄而入告于沈氏曰可笑
哉可笑哉南氏常抗節自高掛顧天上見
無姆而下堂者則非貞女也見無燭而夜
行者則淫婦也今乃數旬空房雜念大起

黑夜三更踰墻而走矣時瑃得寒疾痛卧
於外堂沈氏急出外堂見瑃謂曰大事出
矣瑃病中猝聞之不省頭諸大驚昏倒良
久始得定神以蘭香之説詑其母曰南氏
自走胡大事也沈氏曰尹侍郎来索其女
而謂我殺之則將如之何瑃又大驚昏倒
其母之蹤妄其子之愚怯如此也初瑃處
趙女於聚蘭堂與外堂絶遠以為不便於
往来遂以趙女移處於萬柳亭隅一小门
而相出入蘭秀已與范漢通趙女又引而

自通之自擣病後痕藉入宿家人咤〻有
知之者不敢發言也一日趙女捺漢腹曰
此腹中萬計出沒宜其大也漢笑曰計之
為物不在於腹中而在於心頭吾有陳孺
子之六計而用之者三未及用者亦三也
趙女曰頤聞既用之者何計也漢曰誘結
景玉用財如水一也誣告花孫永錮前程
二也騙美麁夫奪其美女三也趙女笑曰
頤聞未及用之計漢曰一則殺花孫二則
又殺花擣三則收取此家金寶與娘子扁

舟遊於五湖也趙女佯怒打其腹曰何其已甚耶趙弟問殺蔣孫先弟以何計也漢曰吾友有屢級者善鈎術一用此子則孫可斃而因以椿殺其弟其嫂之罪告于庭則椿安能逃誅乎趙女微笑不言後髮曰漢尉趙女嘆曰君計左矣趙女曰何計之左也漢曰昨夜屢生挾匕首閃身立于竹友壹矣即時飛出流汗浹骨曰戶外有一巨人隱啞之趙女驚曰此何物巨人也漢曰此是此家鬼神而未可知也漢又沈吟

半餉曰吾又有許娘子能得尹南之手蹟
吾趙女曰尹南等無閒漫墨戲又不喜吟
詠豈有手蹟乎然妾嘗往搜其厢篋矣自
持鑰匙而去良久還曰妾入尹南舊所自
書床硯匣至薰籠鏡函無不搜閱而終無
片殘寸牘但於南氏房中得此一冊而來
詳其為南氏之親筆也漢見之乃精書孝
經一部而其下題曰十歲時書首張印小
篆曰籠翠亭漢喜曰籠翠亭必南氏兒時
粧抬之號娘子未嘗得聞耶趙女曰南氏

簡亢不與妾從容語其侍婢等亦絶口不
言山東之事妾安知尹府之亭名乎漢低
頭沉吟起而出西花軒問於椿曰君知山
東尹侍郎家有籠翠者乎椿曰知之兄何
以知而問之也漢曰吾聞尹侍郎作此亭
甚侈麗飾以明珠翠羽如昭陽舍得絶色
佳人而貯其中云老公之風流殊不草草
也椿大笑曰兄誤聞之矣尹公清素長者
豈有是事乎漢冷笑曰景玉全不知也尹
侍郎佳人名翠嫣以是名其亭籠翠也椿

栢亭曰此花虛無也前者戚兄以詩戲荊
玉曰籠翠臺中聯鳳翼凝香閣裏接花心
蓋以南氏之名有鳳字尹氏之名有花字
也以吾所聞記籠翠亭乃南氏新房之號
而所謂明珠翠羽與翠嬌之說今始初聞
也漢笑曰若然則吾果誤聞也時翰林自
幽閑以来長垂枕席哀號叉切而有時交
睫則花尚書鄭夫人輒來坐枕邊捻首噓
唏一日之夜宛然来坐於燈前曰大厄至
矣努力自愛翰林驚呼欲扶之已不可見

矣是日黎明府中震動云去夜匿壹刺客入矣翰林錯愕仆地椿頭衣顛倒而入沈氏寢魂飛目瞪而蘭香橫僵於沈氏之床前口角流血斷舌橫唇有尺匕自頸而貫於腦椿見之愕立惟香又於户間拾一錦囊椿取視之中有赫蹏書乃南夫人與翰林相通謀為弑殺沈氏之札而語意巧搆椿以手擊地曰吾固料此矣沈氏見之大駭曰此南女之筆也適子欲手殺其嫡毋安得不敗露乎遂自作告狀草時范漢方擁

趙女而臥蘭秀入告正臺之事漢歎曰吾意本在老物而屢生誕中蘭香惜乎蘭香有功者而枉死之提衣而起瑃持狀草蒼忙出外臺漢傾冠曳履徒步而自萬柳亭夾門出來正與瑃相遇漢略無驚怪之色而瑃亦不暇於致疑焉漢笑而問曰兄家何其多變耶瑃蹙額曰吾之八字甚惡有一不幸之事變怪百出矣仍以狀草示之曰兄試觀此而潤色之漢看畢冷笑曰變大文拙必將反坐也瑃驚怯曰願借兄之

高手也漢乃引筆濡墨張皇數千語竄盡
極惊人不可聞也噫花尚書能現屢級之
目而不能感子禱之夢造物者能剪蘭香
之香而不能斷范漢之手何也漢自袖其
狀曰吾不継則事敗矣又取白金兩囊之
向雀府而去知府雀衙需於花府宴席一
見翰林愛慕不忘常有執鞭之願矣見此
告狀拍掌惊歎曰此必誣矣翰林隨雀差
而至雀知府出問目而問之范漢已高拱
兀立於中階之下翰林聽問目畢始知其

變中自隱痛曰命也夫命也夫吾不誣服
將置毋與兄於何地乎遂御對曰誠有是
事也罪既彰露有死而已崔知府惻然長
歎乃謂翰林曰罪人情事可謂迫矣毋已
告狀孝子何忍發明乎雖然昔東海之孝
婦公然誣服三年不雨為其太守者終受
闊名今崔衍獨不寃枉乎范漢大言曰罪
人自知其罪無辭自服當行其律而已何
必曲為遊説令其發辭乎知府大怒捉下
范漢而厲聲叱曰汝賊子以范為姓何顏

於花家事而乃敢訖言花是手仍令提其
頭而點之姑下翰林於獄中託漢乃出囊
中金子令與獄卒而謀欲毒害翰林焉於
是翰林乳娘桂花為沈氏所逐寄泊於道
路為府中富人劉甫叔之妻此時桂花聞
翰林遠竄繫獄遂痛哭不食欲自裁於府
中而明其寃甫叔義之曰且吾往觀之識
而甫叔歸而發憤流涕曰觀翰林玉皃真
天下之君子也大丈夫寧不為此人一死
守於是大發金錢行賂如水桂花自赴獄

中供饋而甬叔親坐獄门嘗食而進之范
漢銀子公然消融於獄门内外或有范漢
形響則自持朱棒雲飛雨聲漢府膽盡落
不敢近之也雀知府以翰林獄事寤寐嗟
惋未忍自斷適都御史夏春海奉敕巡按
浙江而還歸紹興知府大悦迎謂夏御史
曰弊府有一大疑獄而少官茫昧不能覈
實明公幸至願一承教乃以告狀示之御
史纔觀數行驚曰所謂范彥者無乃是杜
元及第為翰林學士者耶知府曰是也御

史有羅奮臂痛惋曰雖若鄭楚卿之論劾
此人不孝也吾輩頗寬之今觀此状果然
花孫匡匿者也吾當伏匠王法矣即令拿
入焉於是翰林至庭中御史以其状問之
翰林對之如前而辞氣自然愴慨玉面星
眼淚瀅瀅而欲傾御史熟視而憐然動容
曰君子也捧出非時而遣鋤鏑之禍也回
謂知府曰善為保護焉是夜作手書使傔
人玉蕭遺於翰林其書曰
僕聞良玉入火而其性益彰芳蘭在炉

而其馨益烈足下今日之厄此知非皇
天之欲陶鎔於足下耶雖然方夔之桐
鼓震金在人皆不聞而獨蔡中郎聞之
埋獄之劍光射斗牛人皆不見而獨雷
孔章見之是以古之人歎知己之未易
也嗟乎足下以良玉之性芳蘭之馨遭
方夔之急而抱埋獄之冤今僕之庸愚
雖不敢自比於古人然其於觀足下之
面而知其心聆足下之言而知其音亦
不可謂之全無耳目者也今足下為以

妄想謬見錯守一節而終死於非命則沒去之人不知足下麟鳳之德氷雪之容光風之色秋水之神而但浴口唾罵曰汝陽侯范公子千汜杞常伏刑東市而瀦宮之禍萆邑之辱上累於先世下流於鄉黨矣然則足下寧不泚顙於泉抬手僕由是慨惜敢布腹心於足下幸勿以一時之戒而取千古之恥也

翰林看畢感淚横集私語於心曰昔先君子每稱太學士夏言之忠今其子樂善好

義不忝前人嗟呼生之不肖獨墜先君子
之名也仍謂王讓曰夏大人眷〻於死有
餘罪之身而寸行思教丁寧反覆吾雖至
愚至頑不足以人理責之者庸詎無一毫
感動之心乎此罪人之罪名既著國家之
三尺至嚴白日之下終不敢欺情而逃辭
也讓以此言歸報於御史〻〻歎曰孝哉
斯人也握死不動吾未如之何乃以王讓
保護翰林於獄中遂以飛轎向京師而謂
知府曰此獄未可擇決吾欲陳達於皇上

而處之公嚴飭獄吏毋令有物故自裁之
患也先是溪見雀知府有曲護翰林之意
又以劉甬淑之故不敢售行毒之計心中
着急即以匹馬星夜上京行賂於嚴嵩嵩
遂下令於給與府上派人於京師於是劉
甬淑王謙擁護翰林而登途桂花笑別於
馬前翰林立馬垂淚路傍觀者莫不涕嗟
翰林至京師嚴嵩以沈氏告狀奏之天子
天子痛駭曰豈料花郁之子有此惡行也
須令有司即日行法焉都御史夏春海出

班奏曰臣奉命至紹興時知府崔珩以此獄言之於臣〻初亦痛惋有必殺之意也及見容貞輩止察其言語氣色為仁孝君子而篤〻不延於去邪之事也且竊聞花孫非沈氏之腹出也自古義子義毋之間往〻有交搆離疑之變無出顯鼂疑似之地今以我聖上欽恤之息豈宜片言立決於殺人之辜而不少審慎也哉乞收即日行法之命毋令臣夫含冤於地下也上猶豫未決嚴嵩進曰夫以言見取人大聖猶

失之今春海徒取花孫之言見不察其陳平之内行良可笑也且彼已自脈何有於余寬哉夏御史屬報曰丞相誤耶陳平盜嫂之說不過絳灌輩一時讒謗之說而丞相認之爲真有其事丞相之史學一何誤耶且花孫之自脈亦出於孝也夫何閔楨之沒毋告楨不孝則楨當貴明自免而歸罪其沒毋耶嵩慙懼無言夏御史又奏曰臣受恩於陛下常願肝腦塗地今若活一花孫豈以報陛下也陛下若容貸花孫數

月之命而此獄終不落空則臣願與花孫駢首就戮以謝今日妄言之罪也因慷慨泣下太學士徐階奏曰春海赤心報國其素所畜積也願陛下容其愚而察其心也上謂刑部尚書鄭鄉曰春海之言亦有所見卿其嚴覈得實而奏之也羣臣退出夏御史與鄭尚書連騎而行鄭公乃夏公之妻兄也夏公謂鄭公曰殺一不辜猶不可為也況殺君子乎但兄稍寬時日以待端緒之自露也鄭公曰諾此後鄭公每當開

坐之日必見面目而羅巖嵩之歐陽屢至
而鄭公終不動心焉｜
才子畫翠眉
閨女保紅顋
此時璹見家事大亂禍變層生而百花軒
前千年大木無故自落萬柳亭下九尾老
狐继来悲啼尚書祠堂畫閣有笑聲璹憂
惧不知所出張平知之喜曰此正吾得志
之秋也一日自外而入憂色滿面璹問曰
張兄有何憂也平荅曰吾之所憂非吾之

憂乃景玉之憂也儆者聞道路言孫爲諸當所力救獄事恃反而嚴丞相豎無一言云此必范先輕銳論減事端之致也吾憂景玉之頭不知落於何處也孫曰張先過慮也孫手鉤行懸而落其囊子左臉明白所謂事端不過如斯於我何関哉乎拍手曰景玉可謂迷鬼障中一聾鬼也於是備傳范漢前後行惡之事及與趙女交通狀孫聽此氣窒落床嘔血數升乎救之革甦而顏色如死灰平復曰事已至此歎之無

益且騎虎之勢不可遽下而走坂之足難
以自止也今有一段妙計非徒無事而已
亦可以使景玉腰拖墨綬五馬橫縱於兩
京之間也然景玉懦弱不能成此計也藉
幸甚曰官爵非敢望也但令今日大獄終
得無事於吾身則豈非張兄之德也願聞
其計乎曰吾聞嚴丞相之子太常卿世蕃
新喪其耦方求天下美色云如以孫之妻
尹氏納于嚴太常則太常父子必盡心於
景玉自然無事又以白金三十兩明月璫

珠琥珀之屬獻于丞相罷妻洪氏則上可
得雄州下不失富縣轉禍為福只在於此
難得者時易失者機景玉勿須狐疑也請
曰金珠非吾所惜謹當惟命而至於尹氏
事吾不忍為也乎拂袖而起曰吾固疑景
玉之不能行此計也豎子不足與謀請急
起而梳之曰張兄何躁之甚也吾非愛尹
氏但恐尹氏不從而自刎也乎曰笑此則
又有妙計令景玉與夫人知之趙氏以下
皆歎之勿令有洩焉依一張朝紙送于此

園尹氏所口翰林陞拜禮部侍郎即日奉
命巡審南京陵寢而去去各尹氏處之庶
所厚其衣食而善遇之從容治行擧家向
京則尹氏疑信間自不得不從往矣及入
皇城吾當以尹氏之轎直納于嚴府矣尹
氏一落於風流丈夫之手則雖金心石膓
安得以自保乎璐點頭稱善此時侍僮万
回於自外窺聞之傳於其母陽雲〻〻乃
壽仙樓老婢也不勝忿憤適有事入府城
中往桂花家說此事相與流涕口安得使

尹夫人而聞之也俄而有門外剝啄聲桂
花自門隙窺之恰是尹夫人以紗花烏巾
騎青驢立於前而四五蒼頭陪後焉桂花
大喜謂陽春曰尹夫人至矣陽春拍手驚
奇兩人出迎於驢下引之入内房曰夫人
夫人何以脫身至此而彼驢子蒼頭何處
出也其人驚曰夫人之言是何言也桂花
曰夫人屢經風霜眼睛大傷不能記小婢
等之面目耶抑蒼黃變服欲永諱蹤跡而
并與小婢等瞞之耶以此以彼其情俱可

哀也兩人相與痛笑其人仰天駭愕愀而
笑曰爾等意中必有如我之夫人爾等錯
認我為其夫人也吾乃山東之尹公子也
吾之婦妹為花尚書子婦在越王城下故
吾今抹驪於此將向花府而偶然蒙難於
爾家也陽雲責曰是哉〻〻吾聞尹夫人
有同胎同生而容貌酷相似也公子無乃
是耶公子曰然桂花笑曰吾固疑其身之
稍長而其手之稍大也因謂公子曰公子
聞翰林之遭慘禍乎公子愕然曰未聞也

桂花泣曰小妾乃翰林之乳母也遂告翰林之前後逆境及南夫人鞭撻幽囚苦楚萬端而一夜之間忽不知其所去也公子擊地失聲曰此必危殺之也桂花又傳請平將納尹夫人於嚴家之計公子色青良久奮然曰吾顧不殺此兩賊而食其肝乎又問陽雲曰婦氏方在何處也陽雲曰在此園之小閣也公子曰可得而入見兩人鶯曰廉口安可入也入則必危矣公子沉思移時問曰小閣距此園內臺幾何曰相

距八九里而人跡不相到也公子喜曰甯
等能與我到此園墻下摘赤嫦氏之所處
小閣否兩人曰諾然公子望見其小閣而
歎將何為哉公子曰吾有一計如此〻〻
兩人相顧大喜之於是桂花進美酒珍饌
公子無心醉飽強飲一盃即以青驢向越
王城下陽雲桂花亦騎馬從之到此園下
崇墻周遶而高五丈桂花曰此垣外雖陡
絶而内則因山勢而築之其高笪周於脳
下也公子乃使蒼頭伐筱而積其下來之

以上此時尹夫人在深園萬木中秋風日高黃葉滿庭策榛盡啼山鬼夜呼夫人與乳娘雪姑單衾冷床齋浴淨淺且念南夫人之生死安危夢寐屢驚焉忽聞戶外有人跡雪姑出見之驚呼曰夫人吾公子至矣夫人聞之茫然如墮雲霧中公子入而執夫人痛哭夫人亦嗚咽流涕而已夫人問兩處安否公子抆淚而對曰寢食雖無所減每念姐姐與南妹淚淚無乾時也夫人聞此益泣公子問曰姐姐厄苦如此前

月便中奈何以平安相報累不道此等光景也夫人歎曰吾等之初到也尊姑慈仁待吾不薄矣延爲趙女之所讒至於此境也公子又笑問於夫人曰南妹之喪花先之禍姐〻知之也夫人驚曰吾何以知之於是公子備陳桂花之言一〻傳之夫人歸哭欲絶曰南妹必死也吾與南妹死生同之今何忍獨生乎公子又以請平之謀告之夫人曰歎吾得死所矣公子又告自己之計夫人不可曰吾則一女子死無足惜

而汝則父母之望門戶之責專在一汝怎
何輕身自投於必死之地乎公子見夫人
之意斷無聽從之理因以恐動曰南妹既
死而姐姐又將死之則小弟義不可獨存
於人世之間姐姐若不聽吾計則吾當入
內室執趙家賊女而齧食仍須披面抉目
於花氏之門也夫人大驚且素知公子之
固執遂挽而許之於是公子着夫人服夫
人着公子服公子送夫人於垣上時夫人
侍婢英雲楚娥自明珠庵下來欲探花府

之消息與桂花相遇待夫人於堦下夫人見英雲等而問南夫人之入蜀與陽雲桂花揮淚相與語遂向山東而去英雲等從焉公子與雪姑還房中破囱風鳴颼々颼颼而出絲飄揚輕塵四起雪姑自作夕食以薑菜粟飯進之公子不能下箸笑謂雪姑曰姊氏可謂忍人也使我處此數日當作西山之鬼也是夜公子支一塊木枕臥床上冷氣澈骨不能交睫起坐而笑曰花家祖上作此不關者臣欲一困我尹汝玉

也姑亦大笑明日沈氏果使侍婢等持朝紙及小轎來邀之一如桂花所傳張宰之謀公子內笑而佯動喜色曰吾之不死正待今日也翩然而坐裙短足露袖短腕見雲姑微笑之公子乘轎還秘春臺雕欄畫桶錦屏重重雲姑同夫人衣函出新件衣裳又以粧奩諸具進之公子自持蘭鏡函眉玲瓏顧謂諸侍女曰吾之容貌比前何如侍女曰紅顏比前加豐而但眉毛太長公子嘻嘻而笑俄而正堂侍女以沈氏之

命召之公子以繡鬉綵衫紅錦寶裳沐庭
輕豐步武安祥侍女相顧稱歎曰循畫圖
厄而艷色添嬌必天神保護也公子入正
堂拜視於沈氏々々強為和顏曰向者過
聽人言使賢婦久處陋地懟恨無已然此
亦賢婦之厄也言之奈何公子斂衽謝曰
小妾罪惡萬死而恩赦至此不勝惶感仍
問於沈氏曰南妹與小妾同時被謫不知
今曰亦蒙赦命否沈氏含糊良久曰十餘
日前成夫人忽送人馬於南婦々々不稟

於吾而任意自逞吾心未安矣公子佯驚
慨然曰南妹材性聰睛且罕失之毋全無
所學故無事如此豈不寒心哉沈氏笑曰
兒女事何足深責也言未已有一婢者入
來公子知其爲瑃而起揖之瑃殷勤慰藉
而公子亦隨而曰唯唯雷姑藪目公子公
子起歸寢室雷姑笑而從容言曰觀公子
今日之言動大不類於夫人也若此不已
則本色必露矣願公子益加敬重焉公子
笑曰吾以惋報愉色膝席致敬如斯足矣

此外又復加敬則將花天囑也如嬰兒匍匐乎雷姑大笑請自聞趙女諸事之後邱山之情雲消雨霽每遇趙女輒反目相視趙女怨憎而沮罵之沈氏輕躁語張平之謀於趙女〻〻大恐以為尹夫人一入巖府則必報怨於自家及花藥也乃陰祕春臺欲先告於尹夫人而使之自決焉公子詮見其妖冶之態以為此必是趙女也倚桃而坐凝然不動趙女怫然曰夫人將為巖太常之寵姬故驕倨若是乎公子佯驚

怒而握其袖曰汝以匹夫之賤妄敢辱韋相之正室乎趙女拂袖裴瑟公子援其頭而前之反韋批頰殼如破竹趙女流〻然不能語如河豚鼓毒腹背俱漲公子内癆忍笑曰此非細事當告尊姑而處之因擧其頭而至正堂之北階上趙女大慌氣乞公子乃翻然援之鞋張於地公子軒然一笑回向寢堂侍婢等駭然視之落數曰沈氏母子留趙女向京師公子登轎自若礴與沈氏偕喜之至皇城張平果待於城门

之外以公子之轎走嚴嵩之家雷姑佯笑
而從之乎此迎之公子於轎中窃笑四廊
子雖高張北山之羅其於橫絶四海之翼
何哉俄而見朱门嵯峨墻壁邐迤紅粧侍
女十餘進出迎於门外公子至重门下轎
而立儺佩闌珊蓮步纖妙嚴家諸婦女望
之屓歡而去舊情寃迷蕩漾顛倒公子
入房中設紅霞床紫蒲寶帳珊瑚之案文
玉之几聯珠之燈綴翠之扇璀璨炫煌如
入於波斯市中而侍女等或奉盥類或奉

銘黛憔粧公子公子笑曰吾以薄海涵覆
裸膚君子妙筍何敢復為粉飾眩惑人之
心目乎去舊竊聞此言愛之欲狂開戶而
入公子翻身起迎去舊揖而就座曰昨生
久慕芳名願接餘香而蓬山弱水僅倉渺
此幸因張生青鳥之信獲瞻仙娘白玉之
面銅雀春風庶不為周郎之所笑矣公子
佯為遮色斂衽徐對曰妾沭不知樂昌越
宮之耻綠珠金谷之節而為此閨閣嫗鄙
之行強擧顏面於相公之前誠有隱痛幽

寃不忍泯默而死者也妾夫花孫事毋極孝為弟極恭妾非敢阿好而指鐵称金也雖使大舜復生展禽不死必不能多過於花孫也其為人如此而前後厄境實是人世間所未有也寃其禍本則莫非沈氏及范賊趙女盡手媒孽之所煽動交亂者也朝廷不能明辨黑白而枉把沈氏之一張誣狀作為花孫之断案孫之寃枉將飛五月之霜矣妾之愚意竊欲效向来楊继盛之妻趙氏之事瀝血天門以明夫家之寃

而第念妾與沈氏既有婦姑之名故夫之
命而陷其姑不義也顧姑之顏而殺其夫
不忍也而甯所思莫如投身池門與花家
相絕然後方以知己之義故出花孫之命
也相公不聞樂毅對趙王之言乎臣之事
昭王亦猶今日之事大王也妾之事花孫
亦猶今日之事相公也妾聞今天子所任
而信聽之者莫如老丞相及相公相公
苟能救花孫將死之命而使一暴其冤於
天地之間則妾當粉身糜骨以報相公之

思而如武不然者妾之懷中有三寸霜刃
誓必效死於相公之前不作此明向負義
之鬼也言罷慷慨墜淚去著自是崔弱小
人也顛倒說之曰美人可謂閨中之烈丈
夫也晚生雖愚昧寧不感服字當告于家
親奏之天子必枚花孫爲美人毋煩勞心
也於是侍女進饌著詩膳公子畧無著態
連倒霞觴朱顏微酡去著愈益恍惚而時
嵩之小女月華窺於窗外鄙而笑之曰斯
人也沉湎如此宜其從二姓也哉而曰已

黃昏洞房暖〻去蕃使侍女燃燭公子端坐燭下百美燦爛去蕃不勝狂興進執公子之手公子拂手正色辭氣冷嚴若清霜烈氷曰妾以天家貴介流女雖迫於事勢黽勉到此而初非從子于桑間也何無禮之若是也相公果能快雪花孫之寃而慰安妾心然後大會宗族以禮相迎則妾雖蹈湯赴火無所辭也若夫花孫未出圓扇而徒以一時之私慾强相逼迫則妾雖懦弱不難於一死也去蕃退坐悵然曰君之

執心過矣吾安可虛度今夜乎侍女設寢於床上去舊解帶就寢而侵公子數次公子峻拒之去舊出堂微嘆道夜煩悶公子心笑曰吾公然作一場可笑之事斷盡痴子之肝膽也東方未白去舊起盥洗敕朝衣而出乎朝還曰今日家親欲以花孫事陳達矣皇上適不御殿故未果也又曰昨夜君畏我而不能寢弱質必傷今夜則吾當為君出宿君其安心也公子微哂不答侍女報曰洪夫人與小姐至矣去舊謂公

子曰洪夫人家親之副室夫人而小姐君
之季妹也公子起延之其小姐英妙公子
愛之相與狠〻語吾舊大喜謂其妹曰新
人與吾未及親也冷談甚矣今見汝而言
笑不絶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非虛
語也須與新人終日焉即起出洪氏亦留
小姐而歸小姐即月華而洪氏乃其母也
公子心語曰吾之變服欺人者雖出於不
得已然非君子之正道也況復與人家處
子接膝欵〻於閨室之中乎已而笑曰此

家之人皆認以爲妹氏之身而吾與去蕃防以接藤尉語矣吾他日一去之後終無以洗妹氏之累也吾當與此女一戲以明吾之非妹氏也於是復與月華移席相近嬉笑攀扯或執其手或捏雲鬟宛然若風流豪士之挾美嬌婎也月華變色不悅甚非其大淫而終不能以男子爲疑也是夜以子欲與月華同寢而月華厭其放蕩稱托而去明日吾蕃入見以子而笑曰美人安寢乎以子對曰愁思在心終夜耿耿恨

不能留小姐而消夜也去藩曰然則來夜可矣然君慾思花孫之故也即今皇上御奉天殿家親先已詣闕吾當從此入闕孫事我可以出場矣公子喜曰相公速往毋失事機也去藩去日暮而還曰花孫生則生矣但未能快雪其冤矣公子曰何也去藩逼坐公子之前備傳筵說曰上與家親講邊事訖召刑部尚書鄭卿而問孫獄之延拖卿奏曰大獄多疑固不可立斷而臣之延拖爲冀陛下好生之德也上怒曰孫

之惡事昭著當即施王法而特以都御史爭執欲一加覈訊矣刑部籠侗罷職可矣於是覈親奏四臣初以此獄極論者只以沈氏告狀節節明白故也遐聞物議虎孫者亦多臣始信夏春海之言不為無據也此際吾甚欲向彤花孫而家親曾與夏御史爭此獄甚力到今太相矛盾亦甚顏厚故草草告四孫之八代祖雲死於王事太祖皇帝哀之賜以丹書鐵券使雲之子孫雖有殺人大罪皆得以宥之今孫之罪不

過殺一小婢而且其囊書一節終不近理豈可以疑似難明之罪誅花雲之子孫乎上頗感悟卽御筆所奏出於公心以此足以知花珍曖昧也然風化所關不可仍置所謂沈氏令錦衣衛決杖八十以懲其告子不審之罪花孫援之避商限其身勿令輩論於赦典也因還收鄭彌羅職之命吾乃退出與鄭尚書相議定配所於成都此地風土清美猶可幸也公子起拜謝曰老丞相恩德如天相公委曲周旋如此使妾

之家夫得係殘命妾肅没身當報也去蕃
大悦撚鬚謂公子曰吾已聽君之請矣今
夜君亦從吾之所請乎公子曰此心不難
矣相公消吉備禮迎妾以百兩之車載妾
以雙鳳冠之則妾以蓮菲之下体敢辞鍾
鼓之因樂乎去蕃曰甚矣君之固執也吾
已令日官擇吉而其所謂吉日者猶隔三
四夜矣吾昨夜獨宿於外臺河影流天月
色滿床千愁萬歎轉輾不能寐頭上白髮
種々然欲生矣若復空過許多良夜則以

吉蕭嘗在於黃泉之下矣公子佯怒曰相
公見妾之欲事二夫而謂無貞女之行賤
侮之如此妾以何顏將奉相公之巾櫛乎
吉蕭見其辭色峻烈難以强逼笑而謝曰
吾直戲耳非實言也卽招月華而謂之曰
新人愛汝々且同寢慰其孤懷也月華心
甚不平難違其兄之命乃使侍兒持自家
衾具而来有間吉蕭起出公子與月華坐
於燭下挽其羅裳促膝歡笑公子戲謂月
華曰雉鸞非雌雄而交頸相愛者憐其容

色今吾與小姐同是女子而慕悦之情不減於沆瀣惜乎使吾爲男子也琴畫一曲不讓於長卿之手而賈闺異香寧歸於韓壽之袖乎月華聞此言熟視而不言俄而各相就寢夜半月華驚覺忽有一男子拖頸而卧月華心戰汗出而不能語㕥子笑曰吾乃翰林夫人之弟山東尹汝玉也君之兄以不美之心何辱人婦而反使其婦辱於人乎造物非無心者也然君之芳姿美質高出一世而天下佳郎亦未有勝我

者今夜同寢安知非天意乎月華泣曰吾持身不謹落於公子之手死無以雪此羞也然妾閨中之處子也不忍受行路之污乞望公子留以他日花燭之約而勿以非禮相犯也公子於是起坐長歎曰吾之為此非樂為者也嗟乎仰愧屋漏俯怍枕席此夜此擧當為吾終身恨也遂退臥别床月華感歎曰此真男子也繹繹結裾起坐床上公子沉思曰此女雖貞靜可愛然吾不忍為嚴嵩婿矣彼苟為我守節則畢竟

將何之也乃華亦默量曰此人楷其婦氏來臨虎穴可知其膽大多畧者而吾家全門累重鐵檻十丈衛士交閙皂隸延宦攸若無崑崙走墻之足玄女蝪天之術必不能脫身矣萬一不善周旋蹤跡敗露則禍不可測也吾自今日已為尹家之人矣豈可以區區暑澁之態默視其危而不能救終誤我百年之大事乎於是低聲問曰公子情跡俱危不可久處於此矣未知欲以何計脫身乎公子曰吾自花府來時預以

一件男衣藏之鏡函今在桃邊耳月華笑曰公子之計近矣自此臺至外門凡度十重金鎖而又橫過家兄所居之臺此計既不可行於晝又不可行於夜而不可不行之於欲明未明之際此時家中婢僕皆起聯肩駢武絡繹旁午倘有生面男子自內臺出來則孰不大訝而執訊之乎公子驚曰君言是也吾有婢子之藍衣弊裳蓬其髮而垢其面則可以得出乎月華笑曰此計差勝而猶不能萬全也容貌可詐而体

態不可挽也吾家多伶俐婢僕一人生疑則大禍至矣公子歎曰吾然則生死而已月華曰妾感公子能抑驕蕩之情而存妾之點紅使得舉面於父母之前妾豈無報恩之心乎使公子脫身之策妾已點運於心中而但未知公子一去之後可能念妾向公子之誠耶妾之父富貴太盛而好生威福賣怨歛禍於天下之人今以公子之精方慷慨使委禽於貪權樂勢之家非但公子之所不欲亦妾之所不敢望也雖然

妾以十四歲紅閨處女蹤跡不出於户閫言語不接於僮僕持身如氷愛身如玉今公子公然來汚之妾安得不蓄憤而欲死之乎公子若垂大恩不以父兄之累而賤棄之則雖抱衾執箒於婢妾之間亦所甘心而不然妾當守身深房終爲望門之婦而已公子聽罷驚歎於心曰以嚴嵩之奸慝何以生此女乎彼欲活我而我不可負義也

遂與月華吐心相語留以芳盟向曉月華翻身入内自持一叢鑰匙来謂以子試持凾中男服従妾而来遂自花園小門隨鑰輙開過五門而至西苑月華曰此門之外乃四通大路也使公子改著巾服流滯而送之

驛店得烈士

仙洞訪丈人

尹公子直訪翰林下處於城門

外見翰林執手流涕曰自古仁人君子之遭逆境者何限而豈有如吾兄之窮者乎翰林歎曰長遠自遠方來安知吾之窮與不窮乎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以其不能事母故絶之也今吾不能事母矣烏得免王章乎今欲革心改過而尚恐天下之不容也遂引罪于萬玉溪落不能禁公子見其至誠歎服不能開口於沈氏母子之事也翰林

以嚴嵩之赦已爲許矣公子乃傳
去蕃之説翰林失色無言忽然進
蟾來謁於翰林自紹興新到而泣
傅南夫人尹夫人之事公子始聞
南夫人之既死復生一喜一悲進
淚洗瀾翰林見之愴恨懷悲回他
人娚妹乃能如此者之兄弟云胡
其極耶公子悲嚴家之運蹉起別
翰林痛哭而去明日翰林發行夏
御史來別於道上丑車而言曰天

降大任必先困吾而展其心志願兄加狼
自愛毋負皇天玉成之意王讓之毋逆其
子曰善奉翰林勿思徑歸吾恨不能為男
子也范漢見翰林之出獄大驚密訪李小
衆三厚賂之授以凶藥使之行毒於中路
劉甫叔侍左右不離須臾王讓亦奉夏御
史之命監檢飲食李小等無以乘隙焉至
華州華山驛劉甫叔王讓俱病臥翰林親
自救護留四五日李小衆三相與謀曰吾
等受范生之許多銀子若不殺此人歸則

范生必還推之欲還之則其銀已盡用不欲還之則此子將起鬧矣二者皆可閔莫如乘此時先下手於羅人并與王劉等而斃之乃告于地主曰羅人病死彼其不信予言未已忽有一壯士身穿綠錦戰袍與從者四五人手持長劍入揖翰林而問曰措大方以何罪謫於何地也翰林答曰羅人乎犯倫常誤蒙天恩得保首領投竄蜀中耳其人熟視良久曰觀措大容貌與羅名不相髣髴何言之大過也翰林流涕曰

罪人奉母不能孝事兄不能悌獲罪於天
萬戮猶輕也其人驚曰然則先生得非給
與花翰林乎翰林亦驚曰將軍何以知之
其人長跪膝席曰僕乃西安府趙總兵麾
下將俞聖禧字秀邑也前月以主將之命
上京城繼〻於謂律之間聞先生之獄事
知先生之為君子人也夫君子樂言其過
而不言人之過今先生之言如此是以知
先生之為花翰林也乃命從者招李小菁
而至前厲聲曰汝等所謂范漢者何許人

也兩人失色相顧曰是何言也聖禧按釼張目曰賊啇敢欲瞞我耶兩人惶怯不能對翰林謂聖禧曰彼等乃刑部押吏也將軍何所聞而操之太過耶聖禧曰僕平生重義氣好急人之難殺者滿壁聞喋喋語不覺心膽斗起仗釼而來也遂令從者懸縛兩人擧釼擬之曰汝等與衆人本無恩怨乃忍受人賂囑而謀害性命是甚於强盜也吾當斬汝兩頭送之京師直告則猶生否則當斫矣兩人叩頭吐實聖禧顧視

翰林曰先生果與范漢有怨乎翰林曰有之聖禧曰所謂王劉者誰也翰林曰王謙者夏御史之黛人劉甬叔孫之鄉人也孫自絕興發出至今保全者皆此兩人之力也聖禧曰其人安在翰林曰彼臥病者是也聖禧進執王劉手曰君等猶妻子從翰林於萬里其義足以勸人也況識寧相於塵埃救英雄於危途非有眼者能之乎於是解李小等縛曰下流賤人見利忘義固非異事也投其釼於地曰此釼直千金持

此歸則足以償范漢之金勿復生非心也
又令出其藥燒之李小等慼愧涕泣翰林
觀其聖禧有磊落烈士之風傾膽倒肝悵
相見之晚也聖禧自言開國功臣俞通海
之後裔家世流落山西父母早殁貧窮無
依而倜儻有大志好讀書性〻從山西少
年以弓馬為戲年十八托西安府幕于今
三年云聖禧為留數日與翰林晝則談古
今治亂英雄之事夜則論天文兵書造化
之妙聖禧益服翰林而歎曰先生可謂不

遇時也使生于太祖皇帝之時豈令劉陶
專美乎王劉病差翰林起程與聖禧行六
七日聖禧分路向西安府馬上舉鞭揖曰
昔程伊川兄弟歸自蜀中而易學大明張
魏公范景仁起於蜀皆為南朝之名臣先
生得此二者則安知蜀之不為先生基福
之地乎翰林歎息曰罪人之願不敢在此
也他曰生還故國一見老母顏面而死足
矣尹公子出嶽府之日古舊入而見新人
不在問月華月華曰不知遂四索而終不

得吾舊愕然欲哭曰張生賣我也挺來張
平詰其由張平曰小生分明納尹氏而相
公失之非小生之罪也吾舊語塞乃赦張
平而憤然起曰此女真為花孫計而賣我
也吾必得此女而雪耻嵩曰不可追來呈
上引用徐楷而吾椎曰奪夏春海謝江等
挾彈睚眦奪人之妻豈是美事而縱之此
此乎吾舊遂止憤心不已洪氏見月華自
尹氏一去之後紅態領眉如花雖玉殘有
時於燈前月下清淚浥臉一日問月華曰

吾觀尹氏之容貌非雍容夫人與汝性不
相近何處墓之下忘月華不忍欺其母以
實告其母大驚引其臂扛而見之歎曰尹
郎仁者也於是嵩聞大悦曰其人義氣如
此必不負吾女也此時尹公子隱於城西
佛廬明年正月擢庭試以進士御花歷入
嚴嵩之家嵩迎賀殷勤而去蕃亦在其側
公子英晤雅美光彩照座嵩喜溢眉睫去
蕃聽此表兒公子顧語世蕃曰向蒙足下
高義妹光得配善地感謝何極去蕃大慚

垂頭嵩佯若不知曰是乃鄭尚書之初豚兒有何力哉已而進酒饌公子引盃輒酌流目視去舊曰此酒雖香猶不若向日之情醞也嵩笑曰壯元初到吾家曾於何日嘗吾家之情醞耶公子軒然笑曰小生洞房花燭之春酲尚未醒猶作夢中語耳嵩拊掌鼓笑去舊面若凝朱良久不能擧於是侍女相顧拍手曰今日尹壯元果是前日尹夫人也有問公子告退嵩留言月華婚事公子笑曰此事已與令愛商量矣閔

下勿慮焉萬大悅也後數日公子以翰林學士兼春坊右庶子師與左學士白頡伴直於春坊白學士對其面而頗悵疑訝問曰兄之字長遠郎答曰然又曰兄當記白蓮橋邂逅郎尹學士笑曰五年向事何可忘郎白學士曰兄其間果與陳氏成親否尹學士歎曰陳氏消息如隔幽明安得以成親也因謂白學士曰當年兄居書塾問而弟適有呻吟未能往謝兄必以弟爲無情也其後歲月屢更不知令妹桃夭已卜

於何處也白學士度色曰何為此非君子言也吾與長遠成說丁寧豈有不待長遠之言而先自改路之理乎尹學士謝曰兄以路次立馬草〻之約守信如此良可感也然第與陳氏生長一室有聯床美梅之之情今不可以禍亂之故而相負也其時家親答書中待雲南報息徐〻更議者正以此也白學士曰然則兄何以其情云欲更求婚處乎尹學士知其言已左無以復答大笑曰此陳氏之言也仍待陳氏來脈

走淮南之事及別紙中所書者而告之白
學士大驚称歎笑曰吾固疑兄顏面之異
昔鄉貫既合神彩髣髴年甚不相爽吾安
得不從信乎嗟乎陳氏篤古之淑女也宜
兄之思眽而不能忘也今又趙文華已敗
嚴嵩日傾陳公之賜環當在早晩兄之律
釣可以從此得成兄是風流男子早登龍
門金馬玉堂名位隆盛不妨置兩夫人幸
兄延陳氏之後亦毋忘小妹也尹學士笑
而快諾是年秋西學士還交澗閑從橫上

疏極論陳公之冤上大感特放陳公以工部尚書召之陳公夫婦與公子小姐登道明年至京師時尹侍郎已與夫人還皇城兩家相喜擇日備六禮尹學士以香車玉輪迎陳白兩小姐也花翰林至配所謂王謙曰吾既無事到此汝可歸也謙曰小人得事夏御史與相公自幸斯世得知於二君子且老母有言何忍棄歸乎自此翰林與王劉托朋友之義兼以主之情謹汲泉而淅米甬叔負薪而炊飲或弋取雷嶺

之鳥釣得錦江之魚羹以薇蕨之春孝菜
以蘘荷之夏服桂筍竹瓢風味佳絶其比
竹友虛菩薩蔬糲不貴山羅千鼎享万鍾
也有時以藤杖芒履岸巾嘯傲於玉露楓
林之下逃花錦在之間思半年圖圓之苦
脱此若羽化而登仙矣此榆林友處根心
仁孝出天尉食則思母遇景則懷先南沾
之涙未断而春草之句先成行必瞻秋山
之雲臥必採姜生之衾常飲泣太息曰吾
若得母親兄長一日之歡則雖朝夕死而

無恨也自餘富貴之事妻子之樂皆似秋
雲浮耳是以身在蜀中者周年而未暇
念及於南夫人也一日遊於浣花溪林亭
之上次第見楣頭之題詠中有七律一首
而其尾題云青城山人南子平稿翰林見
其詩頷聯云倉峰不盡潮州淚白雷長思
工部兒翰林大驚曰此分明吾岳丈南御
史也杜工部之嬌兒顏色白勝雷而韓文
公謫潮州也女輩死於倉峰驛去同寧有
兩箇南子平情境如是相同者乎安得見

南公而說其女之在蜀也惆悵泝洄之際
忽有儒冠數人自林外聯翩而來翰林延
接與之數語因指南山詩而問曰此公本
京師之人流落此方自以為青城山人想
其蹤跡必在此山之中或者僉先聞其所
處洞壑否其中一人曰去年春此公與雲
水洞郭仙公來遊於此題詩而歸若問於
郭仙公則可知矣翰林領之而還明日向
青城之雲水洞時南御史夫婦無日不思
女兒而但以歲月之久心緒稍寬矣一日

仙公謂御史曰公之厄運將盡而今女之玉郎今當至矣御史聞之半信半疑識而童子入告曰門外有一位律君子請謁於先生矣御史矍然驚奇仙公笑使童子延入禮而坐定仙公向翰林曰契居僻陋貴人儼屈多謝〻〻翰林拱手曰小生西土羈人蹤跡鄙賤而根慕先生高風敢煩門童唐突甚矣先生距尊過情私竊悚惶仙公笑曰足下乃天子之師傅國家之棟樑也顧此山野無用之匹夫安敢望尊于翰

林見仙山鼎〻苍出羣之鶴而御史布衣
蒍巾踱溪欲隨翰林愀然問御史曰大人
莫非壬子年間謫岳州之南御史郎御史
怍荅曰晚生果是其人也足下何以聞之
而何以問之耶翰林起而復跪歔欷流涕
曰小生即汝陽侯花公不肖孤孫也小生
兒時見臣親因山東尹侍郎聞大人爲水
賊所害垂淚悽傷焉今臣親墓上之草已
宿而小生得拜大人於人去之上盖不勝
存亡之慟矣御史濕然下淚曰令尊揄龍

朝廷無復老成人矣仍曰漏籍於世今已九載矣人間之事茫然無聞廷下或知仲脩安否耶翰林對曰尹大人乃小生之岳丈也小生西來時逢大人之子汝玉聞其起居如昔云小生有二妻一則尹大人親女也一則其養女南氏也尹大人云南氏吾友南某之女也小生亦於大人當爲外甥也御史顛倒執手心急口忙曰然則吾女生存乎於是翰林備將其首末而傳之御史悲與喜極涙與歎迸但瞻翰林之

口而已時翰夫人聞女婿来至悄悦如夢
欲急見其面目御史乃與翰林入来而翰
林拜於韓夫人夫人流淚〻曰老妾自
失女兒無人去之念常願速死相從於黄
壤之下矣今者夢寐之外得逢君子聞女
兒之不死此心驚喜如登九天也然中腸
酸澌積哀咽慟今日得女之遽千倍於當
初失女之時也第問女兒今在何處而君
子以丰神玉骨仁和粹面何罪於世而流
竄萬里也翰林垂淚長歎畧道夫婦前後

厄禍而稱偏毋慈諒家兄仁孝然門運不幸妖妾敵家此皆小生夫婦命途奇薄也因傳南夫人遣妻於趙女而為清遠所救男脈入蜀之事韓夫人面青膚塞久而定神謝於翰林曰女兒昏弱不能善處荒亂之際而致此亟禍莫非自己之罪敵怨夫家守翰林深脈其德量焉御史問於韓夫人曰所謂清遠者何山尼僧也韓夫人歎曰八九年前清遠自云在蜀中某山而禍亂之餘心神大傷茫然不能記其山名矣

嗟呼其時見女兒之容貌慘然熟視之必其有妙理而惜哉吾不能問之也御史又謂翰林曰女兒既云入蜀而君與我相逢於此地必皇天俯矜欲令父母夫婦團會於一處也君能與老夫顧山跋川周流求訪於全蜀數千里之間乎翰林太息對曰小生非無此意而但以渠盤之人身未可以遠出也御史歎曰君之事勢誠然老夫當獨往矣是夜御史與翰林歸所居小室挑燈相語御史問曰貴婿何從以得聞老

夫之消息而来訪於此山也翰林告杜老亭詩极及儒冠之言御史曰郭先生神人也性者與君遊於其亭勸君作詩而題其楣仍謂曰明年必有以此請来訪者果然矣

白衣赴廣南

丹符破妖賊

明曰翰林將歸御史問仙公曰先生視花君面上厄帳幾何仙公笑曰假真人在老夫何言哉御史曰敢真人誰也仙公曰五

季時仙者而花君之前去師友也翰林甚
誕其言還出洞口行十餘里漸見巖壑益
秀峯巒益濃奇雲漢靄乍起乍滅靈淑之
氣氤氳之臭習習馥馥郁郁霏霏翰林信
步而前忽然攀躋時洞天廣闊中有靈
禽異獸聯隊而遊翰林覺其失路怊悵四
顧西北層巖之上有一老人蒼顏華髮衣
冠甚偉翰林就而揖曰小生以塵中累跡
偶到名山迷失東西而日色將暮願先生
指示歸路焉老人起而答揖曰上仙別來

無髭否翰林驚曰小生范滬世界一介飯囊也先生何以云上仙也老人笑曰君以眉廬之性辭清真之府落靡淫之爐能風霜之厄精汚神濁豈不知前生之事也乃以丹藥一丸賜之曰嚥此則可以自覺矣翰林辭之不受曰小生旣作人間之人妄知天上之事則無益於身而徒亂心懷耳藉令此藥一飲成仙小生有偏母孤兄何忍捨之而獨往乎老人歎曰賢哉孝子之言至誠如此天豈不感動乎君之母與兄

悔過不遠矣翰林聞此言甚喜出涕曰小
生命薄矣亦能有兄弟接手懽舞之日乎
老人曰君之迍日已盡樂日將至入而有
蓋壹棠棣之樂出而有風雲魚水之歡忠
孝之福其壽長也哉仍與之坐石上曰天
上之事君旣不願知令與我論人間之事
可也乃自袖中出太公六韜曰君之要務
在此一書而君雖嘗涉獵特其糟粕耳兵
者危事不可不熟講也於是展之在石上毫
分縷析翰林自是英邁之才如竹迎刃無

所碍滞老人拏出而笑又出一軸小簇指
其画中山川遠延淵狭之勢又以丹符一
張授之曰此乃太上老君伏妖之符術也
持此歸則亦當有用處也因與讀陰陽五
行之妙瓊唐靈〻慧韻術〻不覺真露生
林宿鳥飛還戲而月輪東上玉露滿襟老
人與翰林歸叢間莎茵掃地而卧翰林困
倦就睡覺而視之紅日初高松籟琴也老
人謂曰國事方急君其速歸翰林受其六
韜及符簇懷之拜謝於老人曰三山復邂

十洲茫渺一隔人天不可復接形影顛閒
先生之尊号也老人笑曰郭仙公不言守
翰林始知其餞真人饒轉數步不見其人
與等茫然嗟歎而歸昨日路上之黃菊
丹楓盡化為杜鵑躑躅矣王讓出門而望
之雀羅大呼曰相公相公歸矣甫叔自房中跣
足跳出曰相公遊於何處而往冬不歸乎
小人三往青城南御史老爺亦自度來臨
而後不聞消息小人為窮山深谷丁寧遠
虎豹之患也仍謂王讓曰汝急往府告

子俞將軍翰林鷺曰秀呂胡為乎來也甫
叔曰即今朝廷有大事以相公為廣南府
從事俞將軍親奉聖旨而來矣俄而俞將
軍聖禧與知府耿敵飛鑣而至急持翰林
手曰先生何乃驚人若是翰林向知府而
謝罪曰罪人宜不敢擅離配所而偶訪山
中故舊失路狼狽致淹時月惶愧之極無
所逃罪也仍問聖禧曰俄者甫叔尊、傳
秀呂來此由而急未能詳問望秀呂備傳
之聖禧曰年前海賊徐山海大寇殰崔盡

㕣萬化等諸州自号萬化天王南方擾亂民皆荷擔而立朝廷使者主將為廣南府經略使控鎮喉嗌矣前冬山海自安南海口大入沿邊州縣虜掠風駭趙公與廣南副總兵戚繼光合力守富州城相持數月賊勢益張趙公使者親走京師面議廟堂見閣老徐公以山海瞋咽之黠寇也富州南州之要衝也一失富州則海途之間非復為國家之有也徐公以即今廟堂議欲別遣大將擅兵以守而大將無可合人也

吾曰趙往昭咸摠兵武勇皆冠古何必用
他將乎但時衆而不振滅則南夏殆時可
平乎山海奸謀乎無篤化如得運籌折衝
如張子房諸葛孔明者或可得平不然惟
使廉頗李牧驅百萬賁育而往無所施也
徐以笑曰今古安得張葛乎吾曰天之生
才本無古今特閣下未之見也豈古無其
人乎徐以又笑曰君能見其人乎吾曰今
成都藕居人范某乃今古之張葛也徐以
曰彼固將種而往是向西少年君言無乃

過耶吾慨然笑曰周瑜年十八為軍師於
江東耿弇二十二建大策於光武張平陳
平亦皆白面少年而佐漢高取天下苟如
閣下之言而棄白面少年則是周瑜耿弇
詩年於草澤之中而張良不敢言慢罵之
高帝也徐公憮然無語適兵部尚書夏公
至徐公以吾言問於夏公、、大悅曰澤
生雖不知花某之將略如何而古人之好
用福將者良有意見花某自是福祿富貴
之相願閣下為國盡力焉吾乃大言曰閣

下試使花某向年從軍於富州嘗此不能
展奇策建大功小將請獻頭於闕下之前
矣於是除公動色明日奏于龍陛皇上沉
吟不允曰花某文士也安能討賊乎翰林
學士尹汝玉出班奏曰郤縠說禮樂敦詩
書而為晋元帥杜預射不穿札而立平吳
之勳是知中州制謀不取一夫之勇花某
臣之婿夫也臣熟知其人誠使花某一統
則南方之平不足進也上大喜乃允其是
曰奉詔晝夜疾馳十九日到此處聞先生

輕身獨出無報息者八朔云憐此危此焉慮俱生引領四望腸斷臆塞焉一先生過令明不至吾必嘔血而死也翰林謝也吾往青城不過為數宿之計事乃大謬惱哀秀呂記罪無已此秀呂以我欺徐丞相何也吾之一身根且固不足恤而但有益於秀呂無益於國家也聖禧笑曰先生奈何以流俗過謙之態外此知己也大丈夫豈身事君出則為方叔召虎入則為皋夔稷契夫富貴之難免如禍厄之難逃時至而

符時徃而止自古聖人與古推移而隂符
徃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知時之謂也翰
林歎曰吾遇秀吕於華州城命也能平賊
而報國不平賊而走元亦命也吾當任之
而已於是知府送之王劉相隨起程焉初
璹之到皇城也范漢徃見問曰景玉辭此
上來何意也璹色变而答曰家多哭難欲
避以穰之耳漢冷笑曰景玉不以情告我
也璹顧他而不答漢熟視璹而又問曰兄
之家屬亦同來耶抑留佰興耶璹艴怒曰

吾之來不來先何以欲知郎漢南此起去
彰其惡而告謂諸人曰花之兩子椿之罪
皆誅也及送李小等之後即歸俗與言於
趙女曰花孫今則必不免死也吾之宿憤
已攄而近觀景玉詩我無狀此必張午賊
子間之也兩豎之命又將不久矣趙女大
樂曰景玉自郎君北去之後疑妾曰甚頃
於正堂怒目此妾曰汝以東墻下淫女素
行卑賤近又與范生交姦情跡狼藉而南
氏之死荊玉之禍皆汝淫夫淫婦之所為

也吾恨不能磔汝兩人之肉祭南氏之魂魁荊玉之冤也妾急握其兩手詰其言根景玉拂袖絶衫以足蹴妾曰張生言之耳妾自此埋頭切齒善待郎君之至矣而欲雪憤於兩豎也今郎君先獲我心願叩腹中之餘智因告璹以張平之謀納尹夫人於巖府狀漢聽此大驚曰吾之所欲狀訐者只有此巖府一路矣今平先挻之大事去矣向者巖丞相父子狩然枝花孫君甚怪之果有此事也仍謂趙女曰權以

六訣中走為上訣也今者訣已敗莫如走也是夜漢與趙女蘭秀盡花府金銀寶貝而走先是張平納尹氏子於吉藩自以為好爵可得又取璘之三十金及雜貨藉以納洪氏而自納於橐中嘻嘻笑曰吾以一尹氏延以取太府又奚用貨賂哉今纏腰金上楊州府之者惟一夏尋頂也及遭吉藩詰責而知尹氏之走錯莫若盡歸而欲哭又笑曰好官不如多得錢耳今太府之訣雖左而得錢之路未斷也乃走花府以

虛禍空福誑誘恐動於癡獃無知之沈氏毋子公然花府之金莊錢帑田璧內椅子以狠心毒目往來不已又謂𤦺曰尹氏與嚴太常相得甚歡將我言曰花景玉花獻紹興稲田四十頃盡除浙江通判𤦺大悦欲從之時平與桂香為妾買屋居皇城忽聞御史中丞尹汝玉令順府榜懸購捕范張二賊平大恐曰此必花家之事發矣君積許多財貨何可棄之遠逃乎與桂香謀曰中丞尹氏之弟也必甘心於我且汝與

翰林詰怨深成夫人還則汝必死汝與沈
氏雖以一時勢利相合而本非沈氏之婢
乃花氏之婢也何必爲沈氏而守死乎今
乘此時汝擊鼓登聞明翰林之寃者莫於
御史坮告沈氏母子之罪尹中丞必大悅
而沈氏母子受誅矣此乃君與汝互勇自
劾死中求生之計也於是桂香擊鼓登聞
平作一張大狀聲寃翰林出於大辟署下
之上臚列獐罪甚於檮杌盜跖而沈氏之
惡范漢之罪彌手極力謗無嘗猪晨諸肅

改抬而呈之曰小生韓范即花孫之知己
也見其寃証因極不勝憤惋以親所睹聞
若東景良友之寃於風憲之前時御史謝
江林潤中丞白瓊尹汝玉等皆坐堂上謝
御史向中丞持白簡舊述起曰君等聞花
家孝子之寃久矣而以其衷出骨肉難以
立證迄未明正風化溺職素餐無大於此
矣今韓生所告語於君等之所聞此而置
之人倫斁矣當亟奏天陛使花椿亂子身
首異處也林御史歎曰花瑃君之妹婿君

不可容此議也此向者沈氏之將決杖錦
衣衛也夏御史恐傷荊玉之奏而免之先
等爲愛荊玉留備餘地於沈氏也仍顧謂
尹中丞曰荊玉賢者也其取友必端而今
見韓范若時子不正言諒無義無乃反覆
奸人欲乘機徼利者耶尹中丞大震曰范
溪張平自是同惡同罪之人而此状極論
范溪不論張平此必張賊度名而來也於
是設威嚴問果然張平也謝御史等列奏
璘罪狀請令司寇嚴刑正法上即允之以

桂香下刑部嚴查刑部尚書從駕赴齋裝
達健差數十人於花府此時瑃之母子僥
聞范溪與趙女逃走之報搶地大笑曰吾
喪心失性惑於妖慝淫邪之女投箸之喪
落囊之計從此不覺使荊玉夫妻寬擬九
天天道不爽則吾豈無事忽此婢僕等懷
動入告曰刑部群差急索公子矣若疾雷
搏頰昏倒於地群差捉瑃而去刑部尚書
鄭公以韓范狀辭發問甚嚴瑃惶怯因指
對曰所謂韓范與小生有宿怨故誣陷至

此耳鄭公笑謂衙奴曰俄者御史府所送罪人挺入焉瑃見之乃張平也瑃意以為平亦為范漢之所告也回頭語平曰吾與君俱見疾於韓范竟遭此厄豈不寃憤乎平對曰吾已直招勿煩多言鄭公視之拊掌大笑左右衙奴莫不掩口又使瑃桂香面質桂香對瑃鼓掌數惡瑃不能自明喞喞曰此親於汝恩澤至厚汝何忍反也諺云狐向窟嘷不祥為其忘本也桂香反唇曰吾之於夫人公子之於老爺其恩義輕

童何如也公子忍反先考爺而乃責吾之
反夫人耶且吾父母皆花氏之人也吾當
以花氏為本耶以沈氏為本耶瑞曰翰林
獨花氏而吾非花氏乎桂香曰公子得罪
祖先自絶花氏吾之所仰惟翰林而已瑞
勃然曰汝自以為不慝而埋兇匠壹設林
氏為之者何也桂香喪氣不能答是日瑞
畢桂香皆犀刑而事〻歸之於范漢趙女
於是械囚三人各獄即日仍移于十三道
令捕范漢趙女焉時貴陽通判柳璧讓

以治民第一擢拜武英殿學士乘馹上來
與翰林遇於東蘭州學士慰翰林之別來
風霜而嗟歎不已因曰觀翰林氣色似未
聞伯氏之消息也仍將瑞平獄事傳其詳
略翰林聽未竟北望失聲汪然泣下交頤
曰兄丈之陷於死地者不肖弟之罪也兄
丈死則吾獨視息於人世何耶顧謂俞監
禧曰吾之方寸亂矣安能謀事於軍中乎
仰頭太息曰吾生也不如死也何命途之
窮厄至此也聖禧惊然慰之曰自古逢縲

綫之危者未必盡死往時先生之在獄也
人皆謂之必死而終得無事今伯氏之厄
未有過於先生之往時且以先生之至誠
友愛天豈無心乎翰林注曰不肖孫之無
狀朝廷不知皆欲快心於家兄也今兄至
竟誰復爲之一言乎嗟呼尹長遠知我心
則猶可爲也柳學士曰吾觀刑部行移者
不過數日而范趙兩賊未易即捉此獄結
未似在吾還朝之後矣吾當與林御史極
力周旋而若逢尹中丞則亦當以兄言傳

之也兄須寬心焉俄而花夫人彩轎至翰林入與婦氏相見痛泣兄丈之寬花夫人怛然悲傷涕泣淋漓曰此時毋親何以為心而林姐〻不在誰復進粥飲也萬一哥哥不幸則吾與荊玉當為未亡人何處人生亦何顏死亦何顏以見父母乎因相慰於悒柳學士益感其婦弟之至德也明日柳學士與翰林分手而行到皇城璹已被杖訊命在朝夕柳學士往見林御史而歎曰花璹罪誠難貸然僕來時與翰林相遇於

逆旅其惻怛之情象告之語令人墮淚而
言曰兄死我亦死其人非易言若也夫一
禱之生死固不足道而猶不念荊玉子林
御史喟然曰僕與荊玉契分雖不深而舍
妹每稱其賢比之於閔子騫其處兄之心
不言可知也且僕之私情言之自禱繫獄
之日舍妹泥首席藁晝夜號泣勺飲不入
口爲其同氣者寧不矜悶而顧禱罪死至
重鄭尚書持議最重僕不敢以區區私情
開口於鄭公矣且兄與僕之言皆非公論

徒費唇舌鄭公豈為動念乎歷數儒仲等
可以一言緩頰者謝學士白聖書皆奈矣
之人初不可輩論言徐相國夏兵部疾璹
加讐決無顧藉容護之理即今公論之可
以救璹者獨尹長遠一人也於是柳學士
往見尹中丞曰兄着花荊王為何許人也
曰仁者也曰然夫以仁者而由己之故而
殺其兄則何能揚ゝ立於當去守荊王遇
弟於路上仰天垂淚曰嗟乎尹長遠知我
心則猶可為也尹中丞翻然起曰吾已喻

矣即往見鄭尚書曰花荊玉天下之友弟也其兄朝而死則其弟夕而死雖快於禍慝獨不悰於殺賢乎鄭公曰君言是則是矣而花璹之罪誰十人分之猶不得生全奈何尹中丞曰學生非敢欲即日放釋但望大人姑貸刑杖以待荊玉之還歸然後觀勢處之焉鄭公曰諾此時璹已悔刻骨痛泣自責曰媚於君者莫如范張趙女媚於親者莫如桂香蘭秀而渠賊挾趙女而逃乎賊虐我罪慝桂香擠母親於坑塹

使蘭秀在者亦安知無立訴乎吾昏不肖
使聖蒍賢妻花寬失所吾罪當死何面目
見荊玉與林氏乎夜夢之間亦呼荊玉而
泣流枷頭獄吏等見而悲之沈氏亦進慰
思善曰吾以薄待荊玉徒以先公之鍾愛
太偏而賞春亭一事入於骨髓故也十餘
年伺荊玉之至誠加一終不見怨尤之色
此真孝子也先公之期待而偏愛者良以
此也今吾事曰敗荊玉之寬日彰天道不
可誣也且吾自別先公以來未嘗一見於

夢延若數夢先公以和顏笑而殷勤謂余
曰始慈終善猶勝始善終惡今以往兒佳
婦托于君永享晚福以自慶也吾覺而輒
汗出浹顙嗟乎吾平生萬事莫非罪也當
自裁以謝天地而吾死之後無以奉荊王
之孝也且可隱忍苟活以慰孝子之心也
忽聞柳學士夫人至顛倒堂下執手痛哭
而自數其罪曰當年老母頑嚚使甫娚妹
屢遭厄境中間又爲趙女所蔽逈出林婦
與善南尹畢竟荊王所逐萬里猪咒枯楛

獄中老嫗之罪雖自擢其髮不能贖也夫人見沈氏黑髮盡白眼枯腹露衣垢頭塵一無舊容夫人惊然傷肝裹哭欲絶良久對曰霜雪風雨莫非嫠也草木何敢恩怨於天地乎哥哥爲張賊所陷誣禍窠叵測而小女聞尹中丞見鄭尚書而後頻云剖王后成功還歸則哥哥自此無事也沈氏泣謝曰吾兒之死骨生肉柳郎與尹中丞不念其娼妹之賓而力救吾兒之命君子之用心實非小人所可測也於是夫人進以新

衣奉以灑味周旋左右言笑誾誾沈氏撫膺長歎曰汝之娚妹及林婦可以赦老母之罪西至於尹氏嚴府之辱南氏陰險之虎老母安得免天誅乎夫人姑以所聞於翰林者告尹南兩夫人之無辜沈氏快樂若醉夢初醒甚奇尹夫人之脫身也翰林至富州趙公遂戚繼光等大喜出迎待以上賓願聞奇計翰林自至城上望見山海水陸布勢如蟻屯雲結棧衝旗舞炮丸交亂謂公遂等曰賊外虛勢內實無備彼乃玩

敵生驕者也汝五曰與公遂等又至城上望見之曰兵法云有利不失遇時不疑今賊之旌旗摎櫌我馬驚奔金鐸之聲下而獨聾鼓之音遏而沭此敗徵已見而其將可走也今以輕車突騎出其不意疾如流矢聲如發機彼將搖眩脫眉護腹失背當之者破近之者碎是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閉目者也公遂亦大悅曰雖先生命於是翰林使聖禧將精兵二千以玄旗豫服中夜潛枚出城先伏於尾塘口又

使中軍將韋玉落引出滂浪海口旗甲微
安南制樣自稱安南援兵結船於中流又
令軍士鑿地道數十處通起蛇艇之士
三千人赤其衣甲各將火鼓納於地道令
四聞喊聲而出乃使以遂平壯勇敢死者
千二百騎持天棒柯斧鉤鐮剁戟而當前
衝殺使陸光平強力暴銳知進而不知退
者二千四百人持剛車疾弩火熇雷槊左
右翼驍使副將八人平餘軍四千人持鎗
千鉦鐲鳴鑼鳴角而厥後置勇夜三更大

閉城門三隊飛出如流星落電翰林與王劉
二人望見於城上賊驚潰駭亂頂尻相搏
喊殺飞大振而無數火鼓從地跳出赤衣
赤甲燒託恍惚東橋西邊勢若驚狂鐵騎
直衝强弩齊發金鼓之聲天動地吸山海
大慌急行妖術狂風暴雨忽然大作翰林
乃出殿真人神符數等揮之風雨自止僅
軍殘血餘尸席卷四海山海急收殘軍從
陸路逃走至尾墻口爲俞醒禧攔道斷殺
山海獨以匹馬躲免山海舟軍退至滂浪

詮見安南旗幟不以為疑從船上自言其敗卒立大鏖洋中殺之殆盡明日趙公迎等置酒高會拜於翰林曰小將等閱歲守城焦思震慮不能使狂虜退一步而先生獨運神機擊坑數十萬之賊於一夜之間此萬古奇功也翰林辭謝曰山海今雖敗刎不久當率國而來且其聲勢安南最為南方大患也安南叛則中國之人不能高枕而卧將軍勿以一勝為快深非大計表請明春大發三方兵馬平定化州使除賊

之頭懸之藁街此後廣內廣南兵革
永絶矣以遂回善於是表奏朝廷一
如翰林所教